



# 巴拉格宗记

丹增

从地图上的一目了然，大自然造就了这天然的不可思议的峡谷。从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县出发，沿着214国道驱车40分钟，车头往北一调，钻进高耸的峡谷山门。

这峡谷纵深80多公里，两边群峰陡峭挺拔，犹如斧砍刀削。山连山、山迭山、山上有山，山峰插进云端。千姿百态的峭峰，有的雄伟、有的俏丽、有的粗犷，有的幽邃，白浪滔滔的岗曲河，被驯顺地限制在深山峡谷，宛如银色的带子，奔腾不息。河水清澈、碧绿、渊深，因为山顶上的雪洁白无瑕，两岸的坡沟被植物覆盖，防止了泥沙的冲刷。蜿蜒、曲折、迂回，卷起闪光的浪花，飞速回旋的涡流，浩荡奔流的绿水，这一切条件在这里已经成了大自然创造的最理想的漂流地。

进了山门，沿着岗曲河，汽车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。这公路是在山如斧削、绝壁千仞的悬崖上开出来的。望头顶见天不见日，有时见光不见天，头上是悬崖，脚下是深渊。路依着山势盘旋，微风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，群峰则忽隐忽现；路紧贴着长满杜鹃花的山坡，极目望去仿佛一直通到天上，始终往山顶展去，最后消失在白云深处；路横在山顶上，望四周见证着大自然的伟大创造，这样迷人的景色恐怕哪儿也难见。路的左边在蓝海似的天空下，佛塔山上圆下方，浑圆的峰冠不同于一般的山峰，好像是天地宇宙铸就的“坛城”，一切都那么对称、和谐、神秘。山顶覆盖着奇异、闪光的白雪，这是巴拉格宗群山的主峰。主峰左边是圣僧峰，像一个站立着，双手合十的老僧。右边是经书架峰，像一个厚重的长方形的经书架，像一切造型逼真，形象生动。佛塔山经常被大团大团的云裹住而不露真容，在阳光的映照下半遮半掩，欲盖弥彰。往下看峡谷，就像地球裂开了缝，留下一道空隙，两边都是巨大的岩壁，但岩面上绿荫沉沉，树梢嫩嫩，还有一点清香郁郁。岩面上爬满苍翠的常青藤，石缝间钻出茂盛的灌木，山间长出绿叶茂密、整齐庄严的树木。岗曲河在谷底流淌着，看天空行云，反俯着拥抱大地的温软。

我们把时空转回到40年前。这里仍然叫巴拉格宗，面积270多平方公里，有30多户人家，160余人，属中甸县东旺乡的一个村子。巴拉村是个名副其实的行政村，村中的木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，村民家里都挂着毛主席画像，村委会有个木刻牌子，装在村长的腰包里，人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。但是，这里山势险恶，没有交通，与世隔绝，巴拉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，而外界人把巴拉村的人称为“董拍巴”，意思是“野鬼人”。曾经一位寻找失踪牦牛的人，迷失方向走到巴拉村附近，他遇见一位村民。那人身材高大粗壮，长发蓬松几乎盖住了脸，胡须凌乱垂到胸前，赤裸的脚板比熊掌还粗大，身上穿着肥大破烂的麻布衣，一看这模样，他吓得转身就跑。回到县城人就描述了巴拉村人的形象，从此巴拉村多了一个外号，叫“光脚村”。县城里大人吓唬小孩常说的一句话是“你不好好学习，把你送到巴拉格宗”。那时巴拉村人不叫房，叫窝，有土窝、石窝、草窝，许多窝没有窗户，都是黄土拌着草根的泥墙，顶棚是一根木杆上放着树枝再盖上黄泥，中间有个碗口大的通风口，屋内靠那道射下的光线。吃的是野生红莽磨成的糌粑和山沟里采挖的野菜，还有树枝上掉下的野果，除了来客，过节很少喝到酥油茶。大部分穿的是毛竹线编制的又粗又硬的外套，小孩多的家庭有一套棉布衣裳，谁出门谁穿，吃饭用的是石头锅、泥巴碗。全村有四户住着两层楼的土房，窗户外上镶着三块玻璃，家里还有几只白瓷碗，村里谁家来了贵客，都到这家借瓷碗。这无路可走的穷山沟，易碎的琉璃、瓷碗是绝对的奢侈品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贫穷加天灾，巴拉村树木枯黄，地皮干裂，牲畜断奶，所有的人尝到了饥饿的滋味。小孩们看到一杯牛奶，用贪婪的眼睛盯着，嘴里垂涎欲滴。大人看到一袋土豆，似乎在默默地渴望着，强烈的食欲在肚皮里翻滚。全村的食品都由几个长者统一分发，或多或少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安全。分发食物的长者反而捏紧拳头，空着肚皮，咀嚼草根。

1979年春天过早地来到巴拉格宗。也许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

吹遍祖国大江南北。随着春天的脚步，由在省、州、县担任过要职的，被称为雪山雄鹰的七林旺丹率领地区交通、教育、卫生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队来到巴拉格宗。20多名工作人员背着货物，带着干粮，翻雪山，穿丛林，涉江河来到巴拉村。他们传达的是，党的改革开放、发展经济的好政策；他们要办的事是，要致富先修路，决定要从巴拉村到国道线修一条车畜通道，村里要建一所小学和卫生所。这喜讯和喜事使巴拉村人，浑身蒸腾起热气，好像眼前出现了彩虹。他们满脸堆起笑容，眼珠充满兴奋。

从那时起，巴拉格宗才打开山门，逐渐把视线转向外界，也开始流进外来物品，改变生活状态。工作组给巴拉村送来三件礼物：收音机、手电筒，还有座钟。不久，村里办起了卫生所，请来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血压计、听诊器、体温表，是村里的三大医疗设备。又把一户村民的大院腾出来，盖上屋顶，摆上桌椅，村小学开学了。一位大城市昆明毕业的老师，领着28名学生，村子里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，更激动人心的是，顺着弯弯曲曲延伸的岗曲河，沿着两山对峙的峡谷，在西面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上，钻岩石，炸绝壁，挖土石，架板桥，垒石梯，修了一条宽不到一米的一条天路，是一条生命通道，也是希望之路。但是，外界人仍然说，“这条路是到巴拉村的崎岖鸟道”“是绝壁上留下的一道疤痕”，要走这条路要过河水12处，穿绝壁16洞，绕急弯18险。还说，“只有不要命的人才走这条路，要走这条路，先留下遗书”。第一批走这条路的是骡马。县供销社组织一批物资，赶着5匹马，3头骡子到巴拉村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拉格宗偌大的一块土地上竟没有骡、马和毛驴。连一头都没有。他们历史上唯一的家畜只有牦牛、山羊，还有温顺的狗。

巴拉村的人第一次看到这长长的四脚腿，硕大的脑袋，耳尖蹄圆，头上戴着笼套，还背着这么多的货物，都惊奇地围上来看呢。当卸完货，一匹马突然快活地昂头长嘶，四周人吓得全跑了。不久县政府送来几匹马给巴拉村，刚开始有的人见了马躲着走，连牵马的人，马打个响鼻，扔下缰绳就跑。第二批走上这条路的是电影放映队。那个年代没有比电影更好的娱乐，更好的教材。巴拉村人通过走村串乡的商贩口中知道有个叫电影的梦幻般的故事。一听说放映队来，巴拉村派出15个小伙子到国道线迎接，他们身背肩扛，怀抱头顶，硬是把一切器材安全送进村里。夜幕降临，全村人一个不剩都聚集到白色的银幕前。发电机发出轰鸣的响声，旁边一盏灯泡发出红色的亮光，一位烟民忘了带火柴，拿着烟对着火焰似的灯泡点了半天烟，没有燃上，他再用手一摸才发现这不是火。

从这条道上走出一位改变巴拉格宗面貌的领头人，也有人说他不是走出去的，他是飞出高山峡谷的雄鹰。他的父亲白玛旺堆是个身体硬实，性情豪爽，说话落地有声的长者。他生活苦了一辈子，只盼着儿孙们有所作为。大儿子斯那定珠从小体格匀称，身材高大，有一张聪明的脸。他小时候，经常听收音机，也是个电影迷，在村里上了小学。他牢牢记住启蒙老师的一句话“贫穷不可怕，怕的是没有志气，你要走出大山的勇气”。这早熟的康巴汉子14岁那年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千思万想，痛下决心，走出大山，他来到父亲面前。勇敢地说：“爸，我走出去，闯个天下，混个人样”。父亲离别时，对儿子说：“好吧，你走出去，挣自己的面子吧，我对你帮不了什么，只有经常祈祷佛山保佑你平安。”父子何时能够重新相见，儿子是否能闯出一条自己的路，这些问号都能从父亲闪着泪光的眼神中流露出来。父亲想多给儿子一点路费，但是没有可能。他从手边仅有的50元中，究竟分多少给他，几乎反反复复去算了多次，就是全部给他也觉得太少。可怜的母亲家里还有6个小孩，一年的生活就靠这点积蓄，但长子出门应该全部给他。她滴着眼泪，保持着沉默。斯那定珠拿了35元，转身就走出大门。

斯那定珠身上穿着虽然破旧，但洗得干净的藏装，脚上穿着只剩半截的胶鞋，进了县城。那时中甸县城不大，只有两条小街，但别的

县城有的这里全有。县里最大的企业之一是一个木材加工厂，斯那定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这个厂。厂房里听见机器发出的一片隆隆声，看见闪电般的速度旋转的飞轮，还有在轨道上自动奔跑的巨大圆木。他惊呆了，迅速找到有关领导，要在这里当一名工人。斯那定珠看重的不是技术，而是机械的功能，木头的来源，销售的渠道。据说他后来在县城开了一个相当气派、豪华的火锅城，后来又开了县城第一家五金机械门市部，生意十分火爆。在柜台旁开了个茶室，无论买与不买只要进店可以免费喝茶、抽烟。一到过年过节，他登门拜访大客户，在那个年代运用这种商业模式的也可能只有他，他懂得信用就是资本，善用情感和逻辑推销商品。他发现这县城地域不大，人口不多，做大生意还得到大城市。他来到省会城市昆明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名气越传越大，同样赚的钱也越来越多。再后来他的生意辗转于上海、广东。

斯那定珠从离开家的那天起，魂牵梦萦的是父母的音容笑貌，恋恋不舍的是故乡的山风水情。他在县城打工，拿到第一次100元的工钱时，想的是这个钱如何尽快送到父亲的手里。他反复算了多次，全部寄回家还觉得太少。最后80元，面值五角的一卷钞票上，留下泪滴的印痕托人带回家里。1998年，他已经腰缠亿贯的商贾富豪，但他的人生价值并不是只求赚钱享受，挥霍奢侈，而是忧他人之忧，乐他人之乐。他逐渐明白，美丽的巴拉格宗，是金山银山，乡亲们守着金饭碗，过着穷日子。他下决心，返回新天地。就在那一年，他把资产变为现款，回到巴拉格宗。他同迪庆州有关旅游部门协商，请来省内外专家，描绘巴拉格宗自然生态、历史文化、人文景观综合开发的蓝图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巴拉格宗，有山水花林，胜似仙境的自然风光；有佛教民俗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；有空气海拔，独具魅力的宜居乐土。专家们认为这里将成为香格里拉。乃至云南观光旅游、休闲旅游、度假旅游并驾齐驱的胜地，是避暑、避霾、养生、养心的好地方。唯一的障碍是交通。

这50多公里长的公路，勘探人发愁，设计人纳闷，在他们的修路历程中还没有碰到过这么险要的地质。斯那定珠说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要以上天捞月的精神把路修通”。当公路通车的那天，巴拉格宗峡谷，人潮像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，兴高采烈的狂欢声，压倒岗曲河的轰鸣。山门终于被人的海流冲垮了，山谷终于被人的兴奋撼动了，处处彩旗招展，鼓声震天。川流不息的大小车辆伴着岗曲河在流动，白天山坡上挥舞着洁白的哈达，夜晚星空下挂满了五彩烟花。

我先后四次到过巴拉格宗，最近的一次是今年“五一”雪山音乐节。如今，巴拉格宗成了当之无愧的“国家4A级旅游景区”和远近闻名的“国家级风景名胜景区”。从国道214进入景区的第一站是水庄村。这个村落只有15户人家，总共不过70来人，每户占地3亩多，石头围墙，三层小楼，后头是菜园，前边是花园，木质地板，还铺上天毯，天花板垂下吊灯，那气魄、色调，跟城里的豪宅没有太多区别。难怪每户年收入都在5万元以上，最多的30多万元。

历史上说到巴拉格宗峡谷，人们调侃，“飞鸟要缩紧翅膀，岩羊不敢快走，猴子吓得发呆”。我想巴拉格宗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人类最高的道德是爱国，国家最高的情怀是爱民。人类要有梦想，对未来的梦想，胜于过去的历史。过去是射出的箭，一去不复返，现在是过去的终结，未来又从今天开始，决不能是过去的重复。

美好不是一个片段，而是无数个瞬间。

一个个瞬间的呈现，你看到了，悟出美好，便是美好。

邂逅一朵花，一棵树，一条溪流，一片白云，都是感知生命，赋予意义的部分，以至一缕阳光也能灿烂到自己。

日子跟着日子，世事叠着世事的时光，苍白与精彩很多时候就一个念头。

旅不可人，随意感受，随心记录。与走过，与瞬间，与自然。

## 入秋

时光周而复始，炎夏离开，秋天到来。

荷田温怡，云里柳影，飞鸟掠过，自然而然地蕴透着秋意——蝉声不再再闹，蛙鸣缓了气势，夏虫隐身梦乡，惆怅忽然在秋意中惆怅。

秋风拭去夏的绚烂，承载过太多彻悟的记忆，在清高的季节里忘却，如同那些似有若无的情境，一阵莫名的感受和感动，就能洗涤整个心灵。

绿色的原野，敌不过秋的催促。一叶知秋总令人莫名的感伤。那些夏天的漏影，那些还搁置在梦里的故事，统统随风而去。

秋曲已在酝酿丰收的和声，储藏金秋一沓沓的厚实。

立秋，是梦想中成熟的起始，立秋，是季节的转折点。无论青涩，还是成熟，都得携着自己的行囊，走向必然。

四时一秋。每一个季节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

## 秋曲

欣赏秋的色彩，先忘却所有的绚烂。

当秋曲荡起，那些熟悉的旋律，已谱写新的开始。

大地之上，天空之下，秋曲、天籟，更有同调的合声。

秋风路过城池，人声鼎沸。秋曲越过人墙，回荡耳边，仿佛昨天的歌谣。空旷的原野，匆忙的脚步，追赶着的命运，一路起起伏伏。

万物更替，思绪多思，惟有秋曲以原初的节奏如约而至——明净、了然、内涵。秋季谱写的原色，一切浑然天成。

季节之外的风景，疏朗地划过最深的记忆。慢了时光，悦了心情。

## 立秋拾零

黄叶渐飘落，日益集聚在夏的尽头。风愈发直接，忽略不计枯枝折落。

天空退下一层层火焰，朱鸟啾啾隐去鸣声，知了声声变着曲调。

大雁回旋在苍穹，云翳雾鸢还在酝酿着雷雨。

玉米缨子纷纷钻出被窝，捋顺了的秋天，就等人们收割。

金色的旅程，一路向南，向着九月的河流。

高贵的色调，开始涂抹丰盈之秋。

## 咏残荷

荷塘阡陌纵横，清影孤烟，叶黄花凋，肃杀寂寥。

饱含籽实的莲蓬，淤泥深处的莲藕，静待新的生命再次勃发。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传递，是否独自承受凄清萧条？

尘世的心路，是一程灵魂的禅悟。有的邂逅，注定了永远的回望。悟道者，是可以把残破风景看成心中美景的。残荷之美，美在繁华褪尽的萧瑟里，能将衰败打坐成禅。

风情不在眉目，在那独立的风骨中。太阳下也有一方悲凉，风雪里还有温暖一隅。

懂了，便有了独依西楼的痴情。

## 雨荷

雨很密很细，陌上水域，荷池

笔底有战火，脚下有硝烟，正义的利剑，胸中的云海，扫荡世间的阴霾与黑暗。

挥戈落日，覆盖再覆盖，解放大西南，壮烈的文字，像一座座血性的宫殿，记录一个民族的屈辱与崛起，尊严与苦难。

愿一场战争消灭所有的战争，愿您灵魂安息，世界再无仇恨，哀病与夏炎。

您赠我的贺卡，像春天的雪片，温暖我的小屋，与从前。

您鼓励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# 随影随行

木馨

幽现，重重叠叠的碧绿片片田田。

雨水滴落在叶片上，回复变幻晶莹剔透的水珠，和着光影的脉脉静流在荷叶下诗韵交错。

花瓣或粉或红，纯净娇柔，淡雅出俗。

荷苞、荷茎不蔓不枝，与荷叶相映成画。

雨荷绘出的景致，随风，随雨。似雨的雾，似雾的雨。让时光清新，闲赋悠然，幽然……

吾爱群居，也喜独处。

一个人的雨荷，一个独处的世界，无边的宁静，盎然的诗意。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不去想。只倾注仙子般雨荷袅娜地开，惟我而不忘我地在雨中卓而自立。

## 鸛尾花儿静静开

一株鸛尾可以不断地开花，每朵鸛尾却只能存活一天，就一天。今天你与她邂逅，明天再晤就不再是昨天的那朵花儿了。

《鸛尾花》曾出现在梵高的名画中。香根鸛尾乃是法国的国花。显赫的荣耀，却又如此的脆弱，让人惊艳，让人伤感，让人惋惜。

鸛尾花静静地绽放在山间溪旁，静默明媚。娇柔的花瓣迎着阳光和风飞舞，娇莹的花柱在温润的气流中放飞凤凰。在自己的内心委婉地歌唱。

鸛尾花的世界深邃而美丽，仿佛爱情，又仿佛童话。

所有的生命，来到这个世界，皆为了一个美丽的缘由。遇见鸛尾，一份心缘就被深深悸动。

每个念想鸛尾的春天，花儿总是如约而至。盛开在你温情的镜头里，盛开在思思念念的心灵深处。

一个寻常的情境，一种温馨的美丽。一朵鸛尾花的微笑，心也就跟着一起欢愉了。

把个春天里的心都睡在了那花儿蓝紫色的梦境中，飞舞如蝶的鸛尾花，摇曳成了最陶醉的痴念。

把美丽的容颜贮存在镜头里，在收藏深处久久地绵长……

## 翠湖游思

久违翠湖，已有多年，今日再晤，它的意义早已不言而喻。沧海桑田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

无言耸立的建筑，似乎旧时模样；隔着垂柳屏幕，那庞大人群的广场舞，覆盖了过往的记忆，美丽静谧的湖景已被喧嚣热闹替代；惟见烟雨湖畔，翠荷满塘随风摇曳，白鹭闲步睡莲叶轮，黑天鹅悠游细雨湖面。

岁月的本真，沉浸在过往，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过往。

人类若是少一些浮躁，是可以思考浮躁之弊的，驾驭自然亦是。

然而人类总是污染环境又无休止地无视自然，将美的本原设置成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自我喜好。

欢乐无可厚非，但欢乐着的同时，也要懂得本真之美，源于真实。更要珍视身边的宁静和自爱，珍视所有享有公共空间的人的权利。

期待改造中的翠湖再现“两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好。

## 婺源启示

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丛林里的人，目光总是仰望着天空，被悬浮于空中的色彩混沌了眼睛，阻隔了地气，消磨了记忆。

那泥土、稻田、空气和老宅，却是脱不掉的孩童记忆。

我的记忆在婺源被恍惚的世界唤醒。于是，纯粹的天地，朴素的文化，错落的古典，心灵的原点和灿烂的情感在婺源找到了归宿。久违的泥土、稻田、空气和老宅重归梦里老家。

追循乡土的绵绵情感，让心灵再次出发：向着杵声和鹅卵石，向着无垠的田野，向着炊烟和小桥流水——重拾生命的闲适和优雅，重拾没有忸怩的自然。

## 艺海军魂

——送彭老荆先生远行

您赠我的贺卡，像春天的雪片，温暖我的小屋，与从前。

您鼓励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您走过的文字，像蜂蜜与白盐，让诗句的星光，有些些甜甜。

金秋，还去婺源，只为凡人情感皈依。

## 星空遐思

遥望星空，你是否看见生命发端、生命底部的原始纯净？仰望星空，你是否发现时间之纵深、远古宇宙的脉搏跳动？

凝望星空，你是否体悟存在与宇宙合一、生命融入在星星的国度？

急切的生命替代了自然开阔，琐碎和卑微造就了狭隘的思维方式。

星空浩瀚缘于我们内心，因为总以心灵的尺度去度量万物。

若以生命短暂无常作尺，宇宙于空间与时间便是无限。

若以星云度量万物，星空就不再遥远。

生活的世界除了地球，还有星辰宇宙。

注目星空需要还原纯真，需要回归生命原始真实，需要回归思索和智慧。

## 放牧灵魂

有一秀水幽静，可放牧灵魂——

蜿蜒的河道，渔舟千帆。林中曲折的木质栈道，弥漫着小桥、流水、人家的古典风韵。

天地之间，云水相亲。通直挺拔的水杉林，默默净化着滇池水质。碧水蓝天深处，风姿绰约的睡美人婉约在眼前。碧波万顷的滇池溢满阳光的味道。

人生如水，雁过无痕。时光在纯色中倒流。放牧心灵，只需一缕洒满阳光的味道。

心无远不止，心的归宿，是诗和远方。

是盛满宁静的原色。自由地驰骋于自然，快乐着此时的快乐。

在温情里放牧心灵，心灵在美好里感受。

## 夏天

夏天很短，夏天很长。

夏夜淫淫的爱意味悠长，夏风拂过的夜深深邃茫茫。

浮云掠过的光影，树影婆娑起舞，夏意飘忽忽忽撒满人心。

夏天，在你身边的距离里，在郁郁的世界隔壁，在月光的凤雨中。夏天，在变奏的懵懂里——

接纳一袖清风，把夏夜交给静谧，拾掇一地星辉，把静谧交给岁月。

## 恋恋十里香

来自故乡的十里香含笑花期，乃是异乡冬冬季最惬意的生活温馨。

就这么一树十里香，一抹清雅的芬芳，承载了太多的对故乡的情感寄托。

落户新家的故乡十里香，安静恬淡，不乏诗意。飘飞的韵味，散发的美好，赋予庭院最长久最美丽的意义。

相伴十里香听花语呢喃，品味清韵绵长的温柔，天地悠悠，不曾烟雨流年……

## 山妍夜荷

葳蕤郁郁、奇花共生的山妍，溪流蜿蜒曲折地绕着荷田逶迤。

山妍荷田的夜晚载着美妙，捎着情愫，窥视着星空璀璨。

漫步静谧的荷田，仿佛能听见荷与荷的低声絮语、虫儿的低吟浅唱。

晚风吹过，荷花游荡，轻柔的行径，细腻如墨韵画卷，如唐诗宋词的蕴涵，仿佛迁居于灵迹的世界。

轻移脚步，静静地沉浸在柠檬般的月色之中，唯恐惊扰了这极致的美。

有荷的山妍令人神往，有荷的夜晚是山妍最完美的意境。

## 樊忠慰



第十二届  
云南日报文学奖  
YUNNAN DAILY PRIZE IN LITERATURE  
云南日报文化生活部  
主办

云南省文联  
云南省作协  
云南北辰高级中学  
协办